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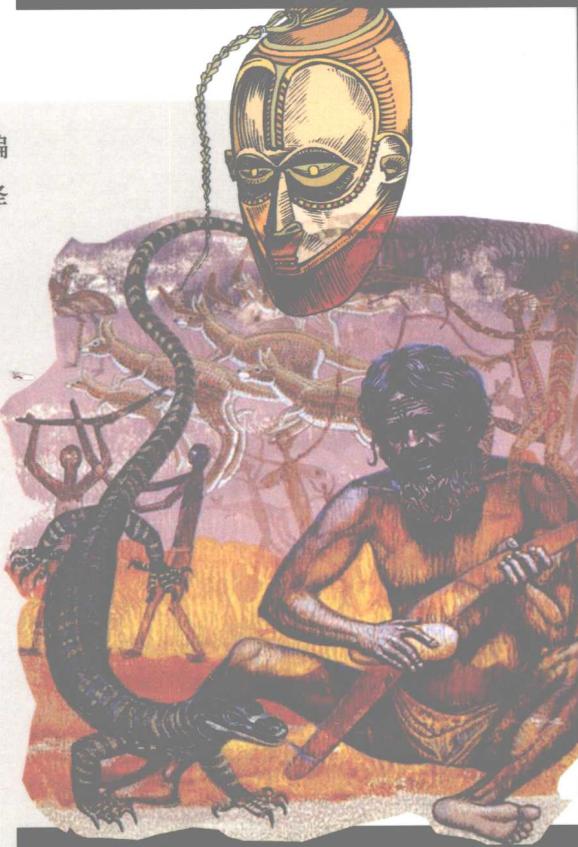
*Ethnic
Groups
Worldwide:
A Ready
Reference Handbook*

世界各国的族群

[美] 戴维·莱文森/编
葛公尚于红/译

本书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分别是欧洲、美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非洲地区。每一部分都包括对该地区的详细介绍。在每一地区的开篇都附有语言、参考文献目录和地图。在国别族群状况介绍中提供了三个方面的资料信息。首先列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各国主要族群或相关群体组成的集团（cluster）。这些族群既包括每个国家的土著族群，例如加拿大的因纽特人或德国的清意志人，也包括数量上日益增长的非土著移民群体。其次，本书对每个国家主要族群或相关群体集团进行了简要介绍。这些介绍围绕每个群体的地域、人口、宗教以及基本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展开。第三，对每个国家当代族群关系状况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这些分析并不一定涵盖每个国家际关系的方方面面，而是更侧重于对跨国影响较大的问题。

关于各国族群状况的资讯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日益多元化的世界。生活在一个族群冲突频发且全球许多地区的时代。获得可靠的信息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开拓视野、加深我们的理解，因为我们正在力图更明智地、更有效地处理族群和国际关系问题所提出的各种挑战。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世界各国的族群

[美]戴维·莱文森/编

葛公尚 于 红/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各国的族群/(美)戴维·莱文森编著;葛公尚,于红译。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1

ISBN 978 - 7 - 81108 - 624 - 9

I. 世… II. ①戴…②葛…③于… III. 民族—简介—世界
IV. 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4560 号

世界各国的族群

策 划	戴佩丽
作 者	戴维·莱文森
译 者	葛公尚 于 红
责任编辑	华 山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22.25
字 数	558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08 - 624 - 9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中国的翻译历史十分久远，先秦文献有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华夏互动关系的记述，就包括了翻译的桥梁作用，即“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狃鞮，北方曰译。”^①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翻译不仅在“五方之民”及其后裔的漫长互动关系中始终发挥着沟通理解作用，而且也是中国认识世界、引进域外思想文化的工具，其中佛教经典的翻译可谓最大的工程。

近世“西学东渐”是中国社会步入世界现代进程中的巨大动力。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屈辱中开始重新认识世界，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魏源进而增修汇编的《海国图志》，开启了中国近代译介西学的先河，即所谓“中国知西政之始”。译介西学是中国仁人志士从过去视域外技艺为“奇技淫巧”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变革，而甲午之后则成为中国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之急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的推动和身体力行，使“西学东渐”的规模和内容逐步涵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其中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著作也渐次介绍到中国。如1902年章太炎翻译的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1903年，林纾、魏易根据英译本，翻译的德国民族学家哈伯兰的《民种学》(Ethnology)，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著作《天演论》，均属西方民

^① 《礼记》，“王制”，第五，引自《十三经注疏》。

族学、人类学著述进入中国的开山译作。

中国虽然有编写民族志的历史传统，但是作为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化发展则仅有百年的历史。在推进这些源自西方的学科本土化发展进程中，译介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代表作，一直是推进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建设之一。因此，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早期开拓者和著名前辈，往往也是从译介国外民族学与人类学名著名篇开始其学术生涯，而这一治学特点也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推进学科建设、发展学术事业的自觉传统。百年来，中国学界对国外民族学与人类学著作的翻译虽然在不同时期有所偏重，但是可以说从未间断，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发展、理论流派和前沿话题，基本上为国内学界所熟悉，并在本土化运用中发挥着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学、人类学的译介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国外民族学、人类学的历史经典、现代新作不断为学人所译介，如1979—1994年的《民族译丛》杂志即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学术翻译载体。同时，国外民族学、人类学著作的翻译也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有30多家出版社相继推出了数以百计的民族学、人类学译著，而且近年来呈现系列性刊布的发展趋势。这些译著涉及面之广，不仅涵盖了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经典民族志，而且涉及了民族学、人类学的诸多分支学科。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不断融入国际社会，在与世界互动进程中实现发展。中国的学术事业也是如此，在持续和不断深入的国际交流中走向繁荣。其中译介国际学术的最新成果，是实践学术交流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面对着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其中民族问题即是具有普遍性的领域之一。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是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重要的智力源泉。民

族问题历来与诸种社会问题渗透交叉，无论是对民族大千世界而言，还是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领域，以及人口、宗教、语言、人权、生态、城镇化等专门话题，都是民族问题的题中之意。而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分支化发展，与其他学科的不断交融，其中必然地包括了适应民族问题普遍性、复杂性、长期性、重要性和国际性特点的意义。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民族学人类学译丛》，基本主题属于民族政治学或政治人类学范畴，突出了民族（nation）、民族主义（nationalism）、族性（ethnicity）、族群（ethnic group）理论概念的研究特点，包括了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少数人权力（minority rights）和前苏联的个案研究，提供了政治人类学导论和世界范围族群口径的分类资料，其目的是为了就国内诸多学科所关注的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多元文化、公民身份、少数人权力的研究和有关“族群”概念的理解、争论和应用，提供更多的学术参考。在这方面，相关译者和出版社已经推出了一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这套丛书将进一步就同类话题展开更广泛的学术探究，以满足国内学界不断增强的学术需求。

毫无疑问，在学术翻译中，概念体系的对应或新构历来存在着困扰。诚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曾面对近世“西学东渐”不胫而走的大量新概念所说的那样，“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系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①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对“民族”、“族群”这类概念的研究、阐释和论争，也是如此。所以，在这套丛书翻译过程中，基

^①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载《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7页。

本概念问题依然是难点，期间虽然力求统一，但是每一个译者对同一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且直接关系到对其理论的理解。因此，在这套丛书中我们要求译者尽可能地保留一些基本概念的原文，以使读者全面准确地理解原作的意思，我想这也应该成为学术翻译的基本规范。

概念及其定义，是对相关要素、特征的概括和理论阐释的支点。因此，沃勒斯坦认为：社会科学文献的翻译事实上是概念的翻译问题，因为社会科学的讨论往往以概念为核心，而概念又是经过作者自己清晰界定和应用的。概念是公诸众人的意义参照，也是资料、数据的综合描述，是对现实世界的分类。同时，由概念引起的矛盾也比比皆是^①。在全球化进程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交流中的概念引进或再造，早已不是王国维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可以比照的了。然而，虽然“犹不得不造新名”已属常态，但是以“新名”取代“旧名”却需要斟酌。人们在全球化时代对“本土知识”的眷恋，固然反映了对“我是谁”的重新寻觅、伸张甚至构建的保守，但是又何尝不是力图将“本土知识”推向世界的自尊、自信？

在一个承认甚至逐步崇尚文化多样性的时代，学术研究的视角也呈多样化的散射，全球化的进程给学人更加多样的选择。一系列新的术语、概念正在纷至沓来，为学人提供了新视野、新理念甚至可以标新立异加以发挥的新观点。或许它们的产生符合发达的、后现代的西方社会时代特征，甚至它们也正在被谋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用来证明融入国际社会的标志。但是，作为中国学者的首要学术责任是立足于国情实际的科学的研究，而不是对西

^① 转引自：【美】麦克洛斯基等：《社会科学的措辞》，许宝强等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83页。

方话语的“翻译”或“西式中文”的论说甚至削足适履的套用。“西来之说”的“本土化”固然重要，因为它体现了吸收与借鉴的必然要求；而“本土之说”的国际化又何尝不是这个过程的题中之意？我想这应该是译介的意义。

中国学界译介外国学术著作将会是一个长久持续的学术工作，这是我们与国际学术界交流沟通的重要桥梁，也是推动自身发展的重要条件。也许有一天，中国的学术著作，包括民族学、人类学的著作会被外国学术界所译介，虽然这一天为时尚远。但是，译介国外学术著作能够为这一天更早的到来创造条件则毋庸置疑。因此，这项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需要指出的是，这套丛书的出版，时逢 2009 年第 16 届国际民族学人类学大会在中国举办，它对国内学术界更多的了解国际学界的研究成果，使国外学者认识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开放和发展的取向，无疑也大有助益。为此，我们感谢诸位译者辛勤的劳动，也感谢出版社为推出这套丛书做出的努力。同时，也期待着学界同仁、广大读者的支持和指正。

郝时远

2008 年 11 月 12 日于北京

绪 言

编纂这本手册的目的就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关于当代世界族群状况的最新的、准确的、使用方便的指南。在本书付梓之际，族裔认同、族际关系、族际冲突和移民问题在各国内外、地区性以及国际性事务中日益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

现代世界的族性

在阅读那些描述一个个国家族群状况、分析其族际关系的文献时，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将其放在更大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即关注族性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所扮演的角色。现代世界的族性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 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换言之，他们都是由一个以上的族群构成的，没有一个族群能够占据完全主导的地位。
2. 不同族群跨越国界和地区界限的移民现象是今天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国家都居住着数目可观的由移民构成的少数民族。
3. 在许多国家，维护和争取土著居民权利的运动都是一个重要的道德、政治和法律问题，它常常使土著人民（indigenous people）例如土著美国人（Native Americans）或澳大利亚原住民（Australian Aboriginals），与后来定居在这些地区、但现在却在国家事务中掌握主导权的居民的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
4.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各族群对权力和财富的竞争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危及一些国家的统一。

5. 中央政府在政治、文化领域的控制对某些少数族裔的自治乃至生存构成了威胁，导致许多国家出现分离主义运动。

当我们从这五方面共性的角度出发介绍每个现代国家的情况时，显然除了这些相似性之外，各个国家在族群构成及其族际关系的属性方面仍存在着很大差异。

从最宽泛的角度讲，所有的国家在族群构成方面，不是同质的（homogeneous），就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如果一个国家的全部人口（或几乎全部的人口）是由一个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均占主导地位的族群构成的，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族裔同质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并不多，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和韩国。中国和德国等国也属于这类国家，就族群数量而言，他们虽然是异质的，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绝大部分人口都属于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族群，故而更适宜划归为同质者之列。

族裔异质的国家，其国民是由两个或更多的族群构成的，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族群能够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族裔异质的国家。

这种族裔异质的国家有各种形式。美国等国家是由数十个乃至数百个不同的族群构成的，没有一个族群能够占绝对优势；所有的族群在一定程度上都通过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而统一在一起，且每个族群都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文化自治。加拿大、斯威士兰、毛里求斯这样的国家则是官方确认的多元化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每个族群都在国家政治和经济框架内在文化方面享有相当的自治权。而像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干达以及肯尼亚之类的国家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族群构成的，他们围绕国家权力和文化主导权展开竞争，没有一个族群在所有的领域或在所有的地区都占据主导地位，也并非随着时间的推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还有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是由许多族群构成的，其中一个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他族群则保持着某种自治。关键问题在于，

异质性并非仅仅指某个国家所拥有的族群数目，也不仅仅在于每个族群的人口数量多少。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理解一个国家的族群情况也需要考虑到以族性为基础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主导模式。一般来说，文化主导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使用主导性族群的语言、信奉其宗教、采纳其着装样式，并按该族群的生活方式而生活。经济主导是指主导性族群的成员控制着该国的财富及其主要的商业和工业体制。政治主导是指主导性族群的成员占据着政府内部权力最大的职位，并且能够控制其他族群的政治影响。

准确性方面的问题

对于使用本书或其他关于族性问题著作的读者来说，有必要指出，族群构成和族际关系这些方面资讯的数量和可信性受到一些客观存在的局限性的制约。首先，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存在适用于世界各国族群的定义和标准。我在我早先发表于《世界文化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World Cultures*) 和《美国移民文化：一个国家的创建者》(*American Immigrant Cultures: Builders of a Nation*) 这两部论著的论述中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因此，我在选择本书所涵盖的族群时，采取了与先前这两部著作同样宽泛的态度，即采用灵活的标准，将语言、宗教、共同历史、职业的专业化、地区定位、共同文化、自我认同、他人对族性的认定，都视为将一个特定群体确定为“族群”的有效标准。总而言之，我避免亦步亦趋地采纳各国政府公布的正式族群列表，因为这些列表常常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而制订的。例如，如果采纳官方的标准，土耳其就没有独立存在的族群，因为土耳其政府宣称该国不存在少数民族，所有人都只不过是土耳其人。

与族群认同问题相关的是族群名称问题。世界上的许多族群都不仅仅有一个名称。例如，一个族群可能有自己的名称，而邻

近的族群可能对他们使用与之不同的称谓，学者们则可能使用另外一个名称；此外，分支族群有可能另有别的名称，一个族群首选的名称可能随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改变，而且一个族群可能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名称。我为每个族群选定的名称是该族群自己以及对其进行研究的学者现在使用最广泛的名称。我力图避免使用被认为具有侮辱意味的名称。例如，我使用“热带雨林采食者”（Tropical Forest Foragers）而没有使用“俾格米人”（Pygmies）的名称，尽管在括号内列出了俾格米人这一旧的名称，因为大多数读者不知道采食者是对过去常常被称为俾格米人的族群更适宜的名称。如果某一族群存在着另外一个通用名称，本书则采纳更为广泛的名称，并在其后面括号内列出另外一个名称。

除了族群认同问题之外还有资料的准确性问题。我力图参阅最新的文献，尽管对于某些国家来说，例如阿富汗，“最新”资料可能只是 20 年前的。此外，对某些族群的研究比对其他族群的研究更多、更新、更全面。资料的准确性在人口方面尤为重要。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每隔 10 年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进行人口普查，专家们也认为大约有 2% 的人口未被统计在内，一些少数族裔的人口误差更大。当然，其他国家的人口数字就更不可靠了：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不想对各族群的人口进行统计；像布基纳法索这样的国家拥有大量的农村人口，难以进行统计；像波斯尼亚这样的国家正在进行着族际冲突；像加纳这样的国家劳动力频繁地流动于本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然而，除了特别注明的情况之外，本书中列出的人口估计数字与各族群的实际人口较为接近，与他们在该国中相对于其他族群所占的比例也较为接近。

使用的文献

在撰写本书时，我广泛地参阅了各种来源的文献：政府报

告；地区性和国际性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的报告；书籍中所含的研究报告；会议论文；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地理学者、人口学者、历史学者、政治学者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记者的报告；游记和新闻报道。我参阅的大部分文献在本书每一部分（共四大部分）的参考书目中列了出来。为了编纂这部著作，我也咨询了人类学同行专家的意见，我特别要感谢弗兰克·萨拉莫恩（Frank Salamone）对非洲部分所做的工作；感谢罗纳德·约翰逊（Ronald Johnson）对北欧部分的工作；感谢弗兰克·普罗尚（Frank Proschan）提供的东南亚方面的信息。

族际关系的模式

大多数人会认为他们本国的族际关系模式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许多国家在族际关系方面也有一些特点和模式。鉴于在介绍各国情况时都要涉及族际关系的这些特点，因而有必要在此说明。

任何族群的成员在看待其他族群成员的方式上都存在着两个具有普遍性的特点。首先，所有族群都存在着族裔中心主义（ethnocentric），其成员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文化——是“正确的”，要比其他族群优越，而且他们用自己的标准评判其他族群。其次，所有族群的居民都落入陈规老套：以夸大或不准确的方式强调自己族群的正面特性，突出其他族群的负面特性。

此外，族裔政治（ethnic politics）在许多国家普遍存在。族裔政治是对政治进程中某些行为和策略的统称，它们都在政府的组成或管理方面考虑到族性因素。在一些国家，族裔政治表现为公开的政治竞争，不同族群支持各自的政党。在其他国家，政治领导人为了争取支持者，诉诸某些族群的特定利益，或制造族群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在一些国家，族裔多样性得到公开承认，在

选择政府官员或雇员时要考虑到族裔背景。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情况正相反，并不公开承认族裔多样性，在选择政府官员或雇员方面不得考虑族群背景。一些国家承认某些少数族裔的不利地位，并为此推行了专门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计划。因此，不同形式的族裔政治是许多国家社会生活的一个共同特征。

族裔政治反映了族际关系存在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状态，称为族群竞争。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撰写了许多关于族群竞争方面的著述，一些人认为，族群——或至少是某些族群——是作为政治行动群体而存在的，其首要目的就是为其成员进一步争取政治和经济权益。不论这一观点正确与否，或是否适用于所有国家，它在以下几方面是成立的：（1）族群竞争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家；（2）在拥有大量移民的国家，族群竞争往往会导致族际冲突，本土居民将移民视为与其竞争工作机会的对象；（3）在新近独立的国家中，族群竞争可能导致族际冲突，在这些国家，各族群以前处于殖民控制之下，现在则围绕政治权力和财富展开竞争。

最后一种普遍存在于各国的族际关系形式是同化，即一个族群采纳另一族群的部分或全部文化特征的过程。同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以是自发进行的，也可以是被迫进行的（有时被称为种族灭绝〔ethnocide〕）；可以是迅速进行的，也可能经历很长时间；可以是局部的或全部的；同化可以表现为吸纳宗教、经济活动、儿童抚育以及政治组织等某些文化要素，但却不采纳其他要素。尽管同化的典型形式表现为一个较小、较弱的族群被一个主导性族群所同化，但同化进程常常是双向的，主导性族群也会将弱势族群的某些要素添加到自己的文化之中。

本书的范围和结构

这本手册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分别是欧洲、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美洲地区，每一部分都包括对该地区各国情况的介

绍。在每一地区的开头都附有导言、参考文献目录和地图^①。

在国别族群状况介绍中提供了三个方面的资料信息。首先，列出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世界各国主要族群或相关群体组成的集团（cluster）。这些族群既包括每个国家的土著族群，例如加拿大的因纽特人或德国的德意志人，也包括数量上日益增长的非土著的或移民的群体（移民是世界范围内一个日益普遍的现象，移民在许多国家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次，本书对每个国家主要族群或相关群体集团进行了简要介绍。这些介绍围绕每个群体的地域、人口、宗教以及基本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展开。第三，对每个国家当代族际关系状况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这些分析并不一定涵盖每个国家族际关系的方方面面，而是更侧重于对该国影响最大的问题。

总之，编纂本书的基本目的就是在一部使用方便的参考文献中为学生、学者、记者和其他对族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提供这方面的资讯和分析，这些资讯通常很难找到。关于各国族群状况的资讯是很重要的，并且常常具有生死攸关的决定性意义，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日益多元化的世界，生活在一个族群冲突祸及全球许多地区的时代。获得可靠的信息和分析将会拓宽我们的视野、加深我们的理解，因为我们正在力图更明智、更有效地处理族性和族际关系问题所提出的各种挑战。

① 限于篇幅，本书中地图从略。——译者

目 录

绪言	(1)
第一部分 欧洲地区	(1)
导言	(1)
欧洲地区参考文献目录	(3)
阿尔巴尼亚	(10)
安道尔	(12)
亚美尼亚	(12)
奥地利	(15)
白俄罗斯	(17)
比利时	(19)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2)
保加利亚	(26)
克罗地亚	(29)
塞浦路斯	(32)
捷克	(34)
丹麦	(36)
爱沙尼亚	(41)
芬兰	(43)
法国	(49)
格鲁吉亚	(56)
德国	(62)
希腊	(67)

匈牙利	(71)
冰岛	(73)
爱尔兰	(74)
意大利	(77)
拉脱维亚	(85)
列支敦士登	(87)
立陶宛	(88)
卢森堡	(90)
马其顿	(91)
马耳他	(94)
摩尔多瓦	(95)
摩纳哥	(97)
荷兰	(98)
挪威	(101)
波兰	(107)
葡萄牙	(109)
罗马尼亚	(113)
俄罗斯	(116)
圣马力诺	(136)
斯洛伐克	(136)
斯洛文尼亚	(138)
西班牙	(140)
瑞典	(147)
瑞士	(154)
乌克兰	(157)
英国	(162)
梵蒂冈	(172)
南斯拉夫	(172)